

绣在辽沈大地上的脱贫攻坚画卷

高 爽

丰富的阅读体验。

纪录片式的场景还原和随处可见的细节真实

佟丽霞有近3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长期工作在新闻第一线。她以扎实的采访功底，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前期采访阶段积累丰富的素材，为创作留下了足够广阔的因转腾挪空间。

《绣春风》一书充满纪录片式的场景还原和随处可见的细节真实。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哈达户镇辑白音营子村女人花合作社一句接地气的口号：“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儿！”读了让人忍俊不禁，东北女人豪爽、乐观、积极、自信的一面展露无遗。这句话是佟丽霞在翻看合作社成员马冬梅的朋友圈时看到的，“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我请每一位采访对象为我开放三年的微信朋友圈。”

“她小时候腿部落下残疾，拄着一根接近一米高的榆木手杖，每往前走一步，右腿都不受任何控制地摆动着，打在手杖的下端。这根结实的手杖上都是圆的，被脚一碰一碰，天长日久，下半部四分之一处竟然磨扁了，要比上年部细了一半。”这一细节，是佟丽霞在法库县四官堡村朱春荣家观察到的，成为她走进朱春荣情感世界的开端，进而成为《绣春风》中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天的满绣绣娘朱春荣的脱贫故事中让读者印象深刻的部分。

尽管被绣娘们的坚忍和勇气感动着，被驻村第一书记的坚持与努力感动着，被所有扶贫工

作参与者的事迹感动着，但《绣春风》的叙事始终是质朴的、冷静克制的，很多处感情即将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希望读者被他们的故事所打动，而不是煽情的文字。”佟丽霞说。

比如这一处：2018年盛京满绣扶贫车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哈达户稍镇分车间挂牌成立时，盛京满绣第四代传承人杨晓桐在揭牌仪式上笑意盈盈，而在此前一天，前往阜蒙的路上，当她看到雪地上一挂蹒跚独行的马车，想到了自己10岁时丧父坐马车发送父亲的情景，不禁泪水滂沱。“盛京满绣传承人杨晓桐的故事多次见诸报端，有很多光环，比如商界奇才，天赋异禀，但我更希望她站在大地上，还原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让她的奋斗更为真实可感，更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佟丽霞说。

尽心尽力为平民英雄造像

《绣春风》一书里，讲述了众多普通人的故事。农村面貌的改变，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喜悦，以及脱贫攻坚的艰难，都蕴含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里。

《写在大地的诗行》一章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诗人林雪在村民白嫂子家炕上喝一杯酒，“进屋前，感到委屈装不下，和白嫂子说点儿话，喝一杯，好像也没太多啥，慢慢就平复了”。这段话，既写出了扶贫工作的琐碎不易，更透露驻村干部入乡随俗的工作智慧。“我采访到了30多位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专业不同，能力有大小，但是他们都穷尽了所有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佟丽霞说。

作者倾注笔端的温度，也来

自村民的传递。在辽西农村，佟丽霞随驻村第一书记在村里走访，一个老奶奶剪下一枝盛开的花木槿花送给她。佟丽霞说：“我没有庭院承载老奶奶的盛情，却永远记得她急忙回屋取剪子的背影和把花枝递给我时殷殷的表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辽宁出版集团出版了系列献礼图书，《绣春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也获得了辽宁省出版精品创作扶持。同时，这也是一本线上线下可看可听的融媒体图书。辽海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本书的出品人柳青松在采访中总结：“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平民英雄造像，他们都是自己幸福生活的主角，是中国拼图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值得我们所有的用心。”为此，辽海出版社邀请著名设计师、插画家、播音员，让《绣春风》由文字故事变成插图、变作声音，让中国故事传播更远、更入人心。

这一目的基本上实现了，作品受到了众多读者的认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宏林认为，作品体现出相当可喜的文学价值。有读者在网络上留言：作者把一个很容易落入高大全俗套或流于说教的题材，写得充满人性、人情之美，丝毫不见脸谱化之嫌。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为此进行了一场多学科座谈会，人类学者吴世旭认为，该书的写作方式与人类学的民族志有相近之处。书中写到的一个网名“小晃悠她爹”的农村青年，听到自己的故事，禁不住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作者的敬意：“没想到我的人生能在广播中出现。想吃啥，明个我给你种点儿，咱有实力！”

伤脑筋，出现大大小小空白，自然就有大大小小的“补白”来充实。

“补白”因为短小，不能说空话、废话，也不必穿鞋戴帽，要求文字简约，意味隽永，是大块文章不可缺少的花絮，理当受到欢迎。郑逸梅先生擅写这类文字，有的“补白”只有几十个字，大多百十个字，但有趣闻轶事，关乎世道人心，因而被誉为“补白大王”。散稿集存，于是就有了《艺林散叶》这样的重要著作，收集了近7000条“补白”文字，现在已经是“名著”了。

“补白”的消失，是很可惜的事情。只有报刊重视“补白”，自然才会产生“补白”作家或大家。都说世间已无郑逸梅，可是纵然有了郑逸梅，没有了“用武之地”，也只能徒唤奈何。

在众多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文学作品中，长篇报告文学《绣春风》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文本结构，以非遗技艺的产业化为经，以驻村第一书记和广大农村群众的基层实践为纬，经线与纬线的编织，一如满绣“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精美，让这幅绣在辽宁大地上的脱贫攻坚图景饱满鲜活。其次，在于人物的可亲可近，或浓墨重彩，或寥寥几笔，均呼之欲出，宛如身边人。第三，在于细节的丰富和语言的节制。



打破单一叙事逻辑 实现阅读的“锦绣”体验

“这是一个流动的故事，也是一个生长的故事。2018年，跟随国家的脚步，辽宁省实现全省驻

何谓“补白”？就是报刊填补空白的短小文章。为报刊撰写文稿或报刊编发文章，篇幅很难预先和版面严丝合缝，恰到好处。于是拼版时就会有些小块空白，得填补内容，“补白”就应运而生了。过去形成了一些好的“惯例”，比如为了醒目，也为了尊重作者，甚至为了便于安排“抽印本”（赠送作者只有自己文章的部分），刊物版面要自为起论，不能接排。那么，一篇文章的结尾，难免出现空白。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两种杂志为例。《文史》因为是16开大开本，篇尾出现空白，可能面积很小，于是就必定会安排一些内容独立的“补白”。目录上也大大方方地开辟一个专栏，名称就叫“补白”。“补白”绝非率尔为之，或

降格以求，只要看看这些“补白”的作者就可以推知，如顾颉刚、夏鼐、傅振伦、陈友琴、张岱年、饶宗颐、吴小如、王树民等先生都写过“补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完全符合《文史》的办刊宗旨“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比如袁牧圭先生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视祝商榷》就是很重要的文章，只是篇幅不长，所以用作“补白”。一个刊物开辟和重视“补白”，作者不仅不会“介意”，还会量体裁衣，乐于或自觉写作“补白”，因为那时学风所向，是不大可能和今天一样，把“补白”硬拉扯成论文的。总之，无论是从初衷还是效果来看，没有人会轻视“补白”。

即使没有人写篇幅合适的“补白”，编者也不妨约稿或自作，哪怕发布一些

新书广告，也算得上是推介作品、服务读者的举措。

《文史知识》是大32开，比《文史》版面要小一些。我手头珍藏有创刊号（1981年），目录里赫然印着“补白12则”，足见出现空白的现象普遍，以及“补白”的作用显著。“补白”都是一些短小而富启发的古文，如《葬秋》《薛谭学讴》《不贪为宝》《非常之观》，等等。

至于报纸，因为不能“开天窗”，倒是没有空白。文艺副刊通常使用的办法是发表美术、书法类作品，当然也很好。可是也有这样的现象，为了适应版面，有时削足适履，随意删改文章，甚至弄得衔接不上，使读者莫名其妙，真是大煞风景。如果恢复“补白”，就不必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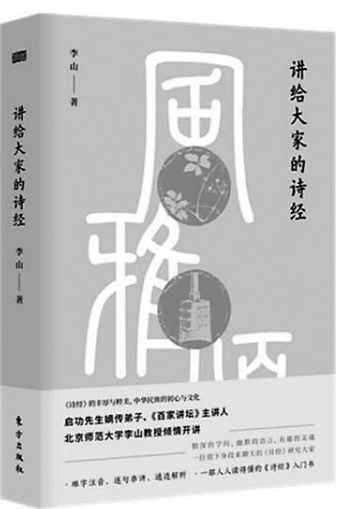
消失的“补白”

戴建华

诗经里还原的周人生活

张 瑜

《诗经》之于现代人，是一个神坛级别的存在。由于其头衔、光环和年代感，现代人对其尽管有亲近、了解之心，无奈常常望而生畏。为了让这一古老的经典走近普通大众，让人人都能感知中华文化之美，《讲给大家的诗经》一书，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讲解《诗经》，注音解析、化繁为简、别出心裁、循循善诱，引领人们轻松又不失深刻地欣赏和体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和精神传承。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对于《诗经》里的一些诗句，我们并不陌生，甚至还喜欢用其中一些朗朗上口、寄予美好寓意的诗句为孩子取名字。一直以来，《诗经》以其丰厚和粹美被世人奉为经典，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曾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可以说，无论从文学还是文化角度，《诗经》都堪称学习和研究的典范，但由于时空的局限，现代人想要真正读懂它却并非易事。

众所周知，《诗经》有300多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大部分诗歌写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文风朴实自然，自由开放，内容丰富、文字精美。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真庞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足见《诗经》在他心中的地位和价值。为了让现代人更多了解《诗经》，李山写了《讲给大家的诗经》一书，用管中窥豹、见微知著的方式，选取了其中50余首诗篇进行深度讲解，既涉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又包含了表达先祖创业的颂歌、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等传情诗文，使人们不仅感受到

《诗经》中15国风的风采，体察到先民的信仰崇拜，还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为现代人了解古文和古人世界敞开了一个窗口，也为普及经典阅读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有文学评论家说，《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它勾画出周王朝的立体画卷，成为世人了解周王朝的一面镜子。由于《诗经》是周王朝统治者了解社情民意采风而来的诗集，它把触角伸向基层，收集了众多底层民众放歌的内容，下层民众对生活琐事真情抒发构成“国风”的内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世界。《讲给大家的诗经》一书较多选取了“国风”题材诗歌，满足人们了解当时底层民众生活的好奇心，也架起了现代人与古人情感世界沟通的桥梁。比如，书中通过《郑风·女曰鸡鸣》里对妻子催促丈夫早起对话的解析，让人们找到尚勤美德的传统根源；凭着《卫风·硕人》里对庄姜之美和人生经历的讲述，使古人的审美趣味被了解；借着《郑风·子衿》中呈现恋爱中女子的声声指责，体会到古人恋爱的酸楚和曲折；而《邶风·燕燕》中流露出对送别亲友的不舍。《卫风·伯兮》中表达对心爱之人的相思则让人感同身受……作者在书中通过多篇“国风”作品的讲解，多角度、全方位地向大家展现《诗经》所处时代各

地不同的民风社情和生活面貌，让世人感受到先民的质朴情感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诗经》是一部展示殷周社会历史立体画卷的诗歌结集，采诗官的采风中除了有下层的呐喊，庙堂的声音也是其多声部的一部分。《讲给大家的诗经》一书中对周代贵族文人作品的解读，使当时统治阶级的所感所想得以被窥见。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传达着欢迎女方嫁入家门欢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里，传达着贵族阶层对美好生活的歌颂；“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间，流露出当时统治者对农耕的重视，强调劳动和实干的质朴道理；而诗篇《周南·汝坟》在记述女子对征战的丈夫的质问中，表达了当时深沉的家国意识；在很多诗经解析作品中，总会被一起呈现的“小雅三部曲”——《小雅·鹿鸣》《小雅·四牡》《小雅·皇皇者华》，则展现了礼乐文明维系人心、纾解矛盾和抚慰心灵的价值。作者用这些作品让人们领略到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正向价值的歌颂，引领人们深刻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品格和精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诗经》作品多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多种虫鱼鸟兽和草木山灵的描述传达情意做到自由灵活、恰到好处。《讲给大家的诗经》注意到《诗经》的这一特点，书中对诗文

注音解读、逐句串讲、通透解析，由浅入深地分析了诗歌的内容和传达的情感，不但使景物描写蕴含的情感被读懂弄明白，而且也让人们了解到《诗经》作为古代政治伦理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源，诗歌中借物抒情所表达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诗经》为人们呈现了一个生动活泼、沁人心脾的世界。有西方汉学家评价《诗经》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底，但由于《诗经》的时代离我们过于遥远，韵律、文字和表达早已超出现代生活的语境，词句、语法有隔膜，所以阅读起来往往有些吃力。《讲给大家的诗经》的作者李山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潜心研究《诗经》，此次他在书中独辟蹊径地将经典内容放在现代语境中分析和讲解，在对历史背景的陈述里、对社会环境的分析中和对诗篇的注解间，带领人们深入学习了《诗经》中的文字表达，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烟火气息、风土人情和文化印记。不得不说，《讲给大家的诗经》为人们了解先民的所思所想提供了一个选择，也为《诗经》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开辟出一条小路。

■聊书

电影打开的那扇窗

丁春凌

《天堂电影院》的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说：人生很难，还好有电影陪伴。借用一下。还好，有书。

■

《我还记得》

邻居老大得了阿尔茨海默病，85岁了。每天看着她在日常的世界里逐渐失常，以及家人忙里忙外的照顾，我就会深深叹息。以前对阿尔茨海默病，只听说。自打邻居儿媳举出她婆婆这几年的N种困，再看了霍普金斯演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后，知道了失忆、失智、失能的可怕。因为，疾病夺走的不仅是记忆和认知，还包括生而为人的尊严。

《我还记得》写的是作者亦邻和姐姐清雅、妹妹小妮合力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妈妈的事儿，里面的插图都是亦邻自己画的。亦邻的妈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前精明强干的她变成了一个被剥离了记忆的人。作为一名插画师，亦邻想用绘画帮妈妈抵御遗忘。看到妈妈被画里以前的场景唤起回忆，开口说出“我还记得”，亦邻开始坚持每天给妈妈画一幅画，画爸妈相处的时光，画三姐妹儿时的欢笑，画妈妈曾经的过往……

除了画过去的事，亦邻还用画笔记录当下，画下了姐仁照护妈妈的琐碎。堵心的是，妈妈的状态一路下滑。脑退化带来的异常行为荒唐又磨人。姐仁的情绪，一次次崩溃，相拥哭泣后，再一次次地将自己连累。

书里没什么大词儿，也很少谈及爱，都是些流水一样的记录。翻看这些庸常，你会理解：深情照护才是那束人性微光。

说得一点都没错。

■《塔可夫斯基父子》

《塔可夫斯基父子》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谁人不思乡》

